

《奔跑的拖拉机》是杨光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整部小说不论是从立意、构思上看,还是从情节、语言上看,处处透露着作家的鲜明特点:不刻意追求奢华,却显大方自然,棱角分明的外表下,恰到好处地嵌入几分细腻委婉。

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如何能艺术地再现客观生活,既是作家自身追求的艺术目标,也是评价小说艺术水准的标尺。毫不夸张地说,《奔跑的拖拉机》准确而艺术地再现了改革开放后,因时代的变迁给基层百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对所有的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是一个触动。小说借助苏济阳、苏星兄弟二人的生命运生动而准确地再现了那个时代。

从大处看,时代变迁,国家政策;从小处看,个人心态,处事准则。在反映客观生活和社会变迁上,作家把握得分寸得当;在故事情节的布局构思上,主线分明,副线交映而浑然一体,将现实生活来了一个艺术性地翻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苏济阳、苏星、高秀兰、刘念香等等都是有血有肉活灵活现,合上书本,他们就好像——站在你的眼前。

文学作为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个分支,必然是时代的产物。任何一部作品,只要能称之为艺术品,也必然镌刻着时代的烙印。但作品本身能否准确地反映那个时代的客观生活,既是作品本身艺术水准优劣的外在尺度,也是作家自身创作能力的体现。

社会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那么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肯定也是无限多样的。之所以说“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关键是因为客观生活中对于哈姆雷特的所作所为,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评价,人们是也必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看待这个社会和人,所得出的观点与认识也必然是不完全一样,甚至是完全相反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奔跑的拖拉机》中,都是借助父亲的关系,苏济阳成了公社拖拉机站的临时工,面对社会变迁,不等不靠,更不是一味抱怨。从自己买车跑运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的踩出一条幸福之路。

苏星则是供销系统的正式职工,初期是顺风顺水,后来在改革的大潮中成了下岗人员。迷惘过,努力过,最终生活得是一地鸡毛。

从表象上看,苏济阳一向坚毅、灵活有担当,苏星则是



路边的蔷薇花——读《奔跑的拖拉机》有感

◎周新民

见风使舵且品行不端,虽然已有醒悟却难逃厄运。小说本身展示给读者的确实是这样的文本理念。其实,假如读者稍作留意的话,应不难看出作者也想在主线之外特意刻画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场景。作为副线,小说中也提及了边玲的提干,苏涛的发迹等,因为种种原由,作者自己也没去探讨小说自身所显示的生活背后本质的东西。

鲁迅笔下的末庄,除阿Q之外,还有大多数人过着尚能自足的生活,鲁迅非要刻画出阿Q这一形象,借以展现数千年的封建礼教和现实生活的压迫,使得底层百姓麻木、愚昧却又狡黠、可怜;杨光路笔下的槐树庄,除苏济阳外,还有大多数人过着随波逐流的日子,面对社会的变迁,他们未能像苏济阳那样踏着时代的节拍,踩出一条星光大道,难道仅仅

大娘去世半年后的一天夜里,利奇马台风带来的风雨大作终于让她那座历经百年的老房子坍塌成土。废墟里,母亲收拾着大娘生前的遗物,不胜唏嘘,几声叹息。我站在巷口,触目所及,几家院落都已是人去屋空后的废墟,从前的人语杳然无声,从前的身影渺然无迹,从前的时光遥然远去,从前的热闹恍然若梦。一片荒凉与空寂里,我望进巷子深处,依稀望见岁月深处——

据母亲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乔迁新居是在满月之后。父亲在我们家的巷子对面的枣林里盖起了全村第一座瓦房屋。墙壁虽然还是土坯的,房顶却已是高高隆起脊背,且覆盖了一层红瓦。那红瓦于一片灰突突的土屋平顶中格外鲜亮耀眼,大有鹤立鸡群的遗世独立和目下无尘的优越风姿。心气高涨的母亲在我刚刚满月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搬离老屋,搬出了家族世代居住的小巷。

窄窄的巷子,坑洼不平,晴天时尘土飞扬,下雨天泥泞难行,扭扭曲曲连着外面的世界和生活。巷子里居住着五户人家,是我自小就熟悉无比、远近亲疏不一的同族亲人。他们每日生活在巷子里,迎接生,迎接死,迎接着月圆月缺和流转的四季,用自己的一生演绎着最寻常的人生。我称呼他们爷爷、伯伯和叔叔,他们则呼唤着我的乳名,看着我和所有的后辈子孙一天不同于一天地长大。每天,他们来往于巷子,出去,回来,忙碌,老去,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可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而这条巷子是他们的根,是他们与生活往来的起点和归处。他们从不怀疑人生的价值,也从不问活着的意义。似乎,一切都自然而然。如同我们生命中理所当然亘古存在着的亲人与情感,仿佛世界原本就是这样,我们原本就是一家,生活原本就该是眼前的模样。

我出生的老屋在巷子最深处,老屋建于什么年代,我不得而知,奶奶只说她嫁过来时,老屋就已经在了。老屋和村子里所有的房子一样,青砖为基,然后是一层层土坯垒砌而成。有四间北屋,是所谓的正房。我和奶奶住在西边的两间堂屋里,堂屋正中是一张老旧的八仙桌,东西各有一张更旧的八仙椅,桌子上面放着一条长长的隔几,安放着重青花的瓷瓶,瓷瓶里插着鸡毛掸子。隔几上方的墙上平日子里挂着水墨的四扇屏中堂,逢年则会换成供奉祖先的年轴。中堂两边的墙上挂着两个相框,照片大多是黑白老照片,照片里有熟悉的亲人,也有陌生的面孔。镜框后则是跋山涉水而来,伯父一笔一划写就的家书。这也是爷爷奶奶心心念念的牵挂和念想。

堂屋的横梁上垒砌着燕子的窝,每年春天他们都会准时从南方回归,穿门入户,衔泥唾液,筑造新巢,养育儿女。呢喃私语里,与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同栖共生。人们从来 not 把它们当做登堂入室的闯入者,而是每年等候它们北归,经春历夏,听它们切切私语,看它们进出忙碌,盼小燕子出巢飞行,当它们是久处的朋友。

堂屋门前是奶奶的纺车,奶奶每日坐在那里,盘着她的小脚,慢慢转动手里的纺车,扯出长长的光阴和温暖的岁月。转动

小巷离歌

◎杜秀香

的纺车转走了四季光阴,也转走了她的流年岁月。彼时,时间是木心笔下从前的时光,很慢。每日太阳升起,流云变幻,阳光投射到门下,脚边,然后慢慢爬上纺车,再慢慢滑下,地面的光影随之慢慢西移。防线间隙,奶奶不时瞥一眼地面上的光影,移动了一个韭菜叶的距离,然后是一指的宽度,然后是一掌的长度。她没有钟表,她的钟表就是脚下的阳光,那是她用来衡量时间的标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阳光照到堂屋的时间和光影各不相同。奶奶会说冬天的阳光比夏天短了几寸,会说今天的阳光比昨天长了半寸。是的,她的光阴是用寸来衡量的,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几点几分,也难怪古语里会有“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惜时之说。

东边两间厢房放着奶奶陪嫁的衣橱。有一段时间,我对奶奶和大娘的陪嫁衣橱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她们神秘兮兮的从里面拿东西或郑重其事的往里面放东西,我的好奇心像决堤的洪水般泛滥。探秘的结果是我从一个橱柜的角落里寻到一枚枚铜钱,上面刻着我不认识的大字,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将它们做成一枚枚键子,或将它们挂在风铃上,听它们在斜风细雨中浅吟低唱。流年暗度,我渐渐长大,它们也渐渐不知所踪。从此,两两相忘。

东厢房里还放着爷爷的床。爷爷和奶奶似乎从我记事起就一直分居,他们习以为常,我也理所应当。他们那一辈人对婚姻更多忍耐,更多隐忍而不会改弦更张。

院子里还有两间东屋,是厨房。土坯垒砌的灶灶连着土坯垒砌的土炕,每到冬天,爷爷便会由东厢房搬至土炕,做饭的余温足以抵抗冬夜的苦寒。灶上有大大的烟囱,伸到屋顶上空,每到夕阳西下,风箱响起,村子里便会升起惹人乡愁的袅袅炊烟。

彼时,村子里目之所及的房子都是土坯房,所有土坯都是自己做的。我清楚记得他们为了盖一栋房子经年累月的忙。大人们拉来一车车的土,用水和成泥,找一块能照着阳光的空地,把土坯模子放在地上,用铁把泥锄到模子里,表面用泥板抹平,虽不说光滑如镜,可也平分整齐。然后把模子轻轻的撤出来,再接着做下一块。土坯做完,放在太阳下晒,晒到一定程度,还要再洒点水在上面,以免土坯晒裂。待到半干时就要把土坯和地面粘连的一面小心分离,换个地方继续晒,直到晒成为止。盖一栋房子所需的土坯甚多,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需要时间和毅力的浩大工程。

土坯房顶上铺着厚厚一层苇箔,苇箔上涂着层层黄泥。打苇箔也是件相当辛苦的事,从集市上买来芦苇,晒干,去头,去毛燥的外皮,然后在院子里竖起几米长的木头架子,用尼龙绳在两边隔十几公分拴一块木头,放上几根芦苇,把两边的尼龙绳交叉一下,再勒紧。如此反复,打好苇箔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我曾无数次看到爷爷和父亲站在苇箔前迎来一个个正午,送走一个个黄昏。时光里,他们足够耐心,可以长年累月做一件事,无论是女人们做一双鞋子,还是男人们盖一座房子。

(待续)

作者单位:区人民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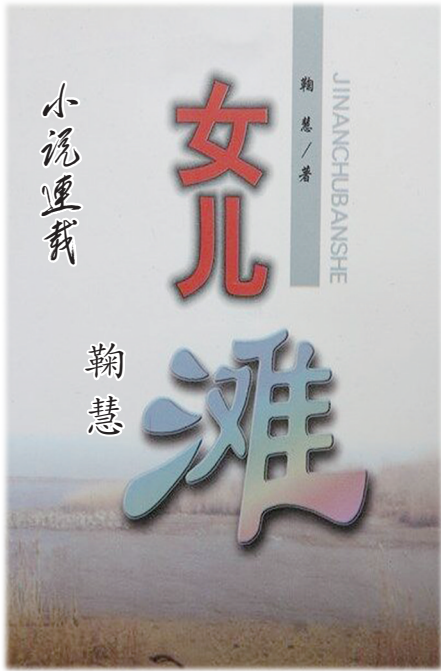
致敬

——最美校园操场对外开放

◎长 城

秋高飒爽,万物金黄;五谷丰登,金桂飘香。秋是播种的季节,播撒来年百花争艳,收获硕果满仓的时节;秋是希望的季节,更是身体机能加强运动与锻炼的黄金时节。迎秋风,送安康,兴隆街小学校园健身操场向我们公众无偿开放了。秋高万里运动场,校园美景融一色。身为家长目睹了校园的落成建设,校园的步步成长,校园的点点滴滴,做为校家委会一员我的身心早已融入其中。校内绿草如茵、百花斗艳,设施完善,幽雅安静;孩子们朗朗读书声,勤奋好学;校领导以身示范,以校为荣;老师们言传身教,爱心传导;这份意境、这份融洽、似诗如画、仿佛把学校置身于一片世外桃源,释放着青春的蓬勃色彩。听民声,取民意。操场对外开放的这几晚,我们总会在操场遇到学校的两位校长,用他(她)们的话说:“在这里可以与你们面对面的用心交流与沟通,才能让我们校方取长补短,弥补不足,你们的意见与建议就是对我们学校最大的支持与信任!”交流的第二天学校就改进了操场照明设施,照亮了整个场地,让操场之上洒满了浓厚的正能量。所谓“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健康快乐的,快乐是生命的财富。”全民健身,利国利民,功在当今,利在千秋。当我迎着操场中的五星红旗奋勇前行、挥汗如雨时,心中油然而升起两个滚烫大字:“感恩”。感恩国家繁荣富强,感恩学校“不忘初心、服务民生”,感恩老师辛勤奉献、始终如一,更要感恩校家委会为学子、为家长们做出的后勤保障。校园操场的对外开放,也正是映出了我们魅力济阳做为“精致城市”重要建设的一部分。健康了市民,亮化了城市,更加谱写了一篇文明、和谐、友爱、忠于党、奉献于国的完美乐章。用一颗感恩的心,致敬兴隆街小学全体教师!

作者单位:水务实业有限公司



全福喃喃着,似是在自言自语。有一会儿,芳草以为全福要么是又喝醉了,要么是发高烧说胡话。

可是,当芳草证实了他既没发烧也没喝醉时,深深的悲哀与失望,一下填满了芳草的心。这重重的一击,让她有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她呆坐着,一动不动,只是下意识地用手护了腹部,护了她腹中的孩子。

接二连三病痛的打击,让老六不得不静下心来考虑一下自己的时日和儿子的未来。经过了无数个痛苦的不眠之夜,老六一咬牙,终于下定了决心,他要趁自己还有这口气,把全福的事安顿好。老六很清楚自己的儿子,他知道,凭全福的学识,进镇政府已没有可能;供销社企业滑坡,眼看就到了朝不保夕的地步,大批人员下岗,势在必行。从哪方面讲,对全福都不会有利;目前,惟一的途径,就是在供销社大量减员之前,自己体面地退下来。

老六知道,全福一旦被削减下来,他既不能像镇上的冷麦蒿那样啥话都敢说,啥事都敢干。全福没那个胆,他也不会像于东海那样靠灵活的大脑和一双勤劳的手去致富。他没那么文化,也吃不得那苦。惟一的路子,就是设法让他能当上村干部。只可惜目前全福不是党员,没有资格当支书。不过

这不要紧,可以让他先当着村委员会主任,等过两年入了党,这支书的位子,自然就是他的。自己退下来,暂时没有支书,主任和书记的权力,都在全福一个人手中,称呼上吃点亏,实际上是更实惠。凭自己多年的经验,老六知道,惟有这样,他的儿子全福才能混下去。要想让全福上,他自己就必须下。想到这里,老六的心不由隐隐有些痛。当了十几年的村干部,说下就下来,那滋味,并不是那么好品。可是,为了儿子,他已顾不了这么多。

在那个月光清淡似水的晚上,当老六把自己的打算详详细细地讲完之后,芳草和全福一时都没有说话。屋子里,只有烟雾奔跑和月光流淌的声音,在不停歇地制造着一丝生动。

他能当村干部?能领着大、小苇子圈的近千口人往富路上奔?结婚之后的这些日子,芳草对全福的了解,深入了许多。曾被某些表面的东西掩盖着的全福的另一面,她不曾看清的那一面,如今时隐时现地显示在她的面前。一个连自己都管不好的人,能带好别人?从公爹爱子心切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无疑是对的。可是,对近千口苇子圈的民众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全福起初心中有些抵触。自招聘失败后,他对老爹的看法,起了质的变化,感情上,也大不如前。

从镇上回到村里来?再差的工作,也是在镇上。再好的差事,也是在这个小村里。人怎么能往低处走呢?直到他爹老六仔仔细细地把想法讲完,全福才似是猛地醒过来。在内心里,他不得不承认,姜还是老的辣,还是参考虑得周全。

“我基本没在村里待过,没啥基础,选举的时候能行?再说,还有镇上这一关。”

全福又有些忧愁起来。“镇上的事你就不用管了,明天我就过去吹吹风,摸摸底。这投票的事,你得自己去活动,你一直不在家,有坏处,也有好处,起码没啥对立面。全看你咋去办了。”

老六说完这些,有些疲惫地闭上了眼睛。他挥挥手,示意全福和芳草可以回他们的偏房去了。

“这千把人的村子,你能行?”

回到自己屋里,芳草不无忧虑地说。

“嗨,啥叫行?啥叫不行?你没听人家说吗,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爹有多大本事,不也干了几十年?”

全福有些激动,也有些兴奋。

“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这可是关系到咱苇子圈一千来口人的大事,到时干不好,乡里乡亲的,咋交待?”

是缺少胡局长这样的伯乐?

赵树理笔下的三仙姑,一身愚昧习气,满脑陈腐思想,置身于时代的变迁中,虽然是百般无奈,也只能融进社会的变革中,撤走香案,换掉花鞋而不显半点的修饰与夸张;杨光路笔下的刘念香,面对丈夫的花心和下岗再就业,从容应对,大度担当,最后还成了一名大型拖拉机手,确实给人一种为文造景的嫌疑。

当然,一家之言,难撼文章千古;瑕不掩瑜,终为实至名归。《奔跑的拖拉机》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与优点,无论是人物心理的刻画,还是细节场景的描写,都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画面。年轻时的苏济阳去高秀兰家吃饭,婚后买拖拉机跑运输,春节后踩高跷,处理养父的后事;苏星与刘念香的相识相爱,与边玲的出轨,水果摊的风波,小嫂子的诱惑,一桩桩生活琐事准确再现,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在准确、艺术地反映客观生活这一尺度内,小说自身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多角度、立体化、惟妙惟肖地描摹了一幅地域鲜明的时代图画,这是《奔跑的拖拉机》这部小说的整体特征。文本表象所达到的艺术高度已无需赘言,或许是因为内在立意太过明确,或许是因为外在环境纷扰复杂,在我看来,小说自身所描写的表象背后必然有的深层本质,作家并没有去刻意提炼。我想,这大概不仅仅是作家个人的原因。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时至今日,以农村、农民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已然成为一个光彩四溢的百花园。漫步园中,如果说门口不远处那个开满洁白花朵的高大刺槐是鲁迅的作品,院子中间那簇耀眼却有几分羞涩的菊花便是赵树理的作品。

当你仰视刺槐的高大,赏析菊花的秀丽时,也一定会被路边那丛蔷薇花所吸引。它朴实平淡,却清新大方,一大簇一大簇地开满生命的活力,自是一种别样的幽香飘逸在这满园花丛间。这就是杨光路的作品,它已经成了现当代文学园地里不可或缺的一员,因为它记载的是历史,承担的是希望,展示的是勇气。

因此可以这样说:杨光路是文艺大道上的路标,也是文学青年学习的榜样。

(完)

作者单位:太平街道庙廊小学